

中国当代  
原创文学

# 切莫 声张

王掩 / 著



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中国当代原创文学

# 切莫 声张

QIE MO SHENG ZHANG

王掩 / 著



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· 桂林 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切莫声张 / 王掩著. —桂林: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17.6

(中国当代原创文学)

ISBN 978-7-5495-9468-9

I. ①切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  
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019904 号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: 541001 )  
网址: <http://www.bbtpress.com>

出版人: 张艺兵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桂林广大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

( 桂林市临桂县秧塘工业园西城大道北侧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  
有限公司创意产业园 邮政编码: 541100 )

开本: 880 mm × 1 240 mm 1/32

印张: 9.375 字数: 250 千字

2017 年 6 月第 1 版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28.00 元

---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## 目 录

|      |      |
|------|------|
| 房东太太 | /001 |
| 惆 怅  | /043 |
| 逍遥游  | /099 |
| 切莫声张 | /155 |
| 跋山涉水 | /193 |
| 庄生蝴蝶 | /239 |
| 后 记  | /293 |

## 房东太太

—

两年以后，命运跟我开了个玩笑，让我遇到了房东太太唯一的孩子富水。当时我已成家立业，过上了安稳的生活。谁知，这个突然出现的男人，再一次将我的回忆硬生生拉回两年前。

我和富水是怎样相识的呢？这一点说来凑巧。然而要想了解富水，就必须先讲讲我妻子的情况。我的妻子叫叶丽，南方人，比我小两岁，两年前大学毕业，来我们单位实习，被我一眼相中了。经过单位老同志的轮番撮合，叶丽终于答应和我交往。半年后，我们领了结婚证，于次年一月份举行了婚礼。婚后不久，我俩在沧州市买了一所精装修的房子。一直住到今天。期间，叶丽怀上了我的孩子。叶丽的父母都是经商的，就她一个女儿，想必叶丽从小就娇生惯养。如今肚子里的孩子已经七个月大了，她的父母更加心疼女儿，便打算让她回南方养胎。为了迁就叶丽，我只好把现在的工作辞了，随她去南方待一阵子。

去她家之前，叶丽提议把房子租出去，我便在小区周围粘贴了

房屋出租的信息。恰巧，富水打算来济沧市上班，正为房子的事发愁。有一日，他给我打了电话，说要看房子。我便约他下班之后带他去看房子。

富水一米七左右的个头，皮肤黝黑，眼睛眯成一条缝，他穿一身牛仔服，十分老旧那种，有点像20世纪90年代的青年。他的头发柔顺地贴在额头上，两只耳朵精神地支棱在两边。他嘴角和下巴上的胡须浓密而且粗犷，兴许昨天才刮过，如今倒算干净。

刚一进家门，富水就相中了这个房子，口中不断夸赞着。只是一谈到房租价格时，他就有些心灰意冷了。我问他叫什么名字，他说叫“魏富水”。我又让他出示了身份证，地址上清清楚楚地写着“济沧市济沧县魏家村”。

我拿着身份证，仔细打量他，说：“冒昧问一句，你的父亲是不是在你小的时候出车祸去世了？”

“是啊，你怎么知道？”他答。

“你在这儿住吧，房租我只收你一半。”我说。

“你认识我家里人？”富水将信将疑地问我。

“我认识你的母亲，曾经在她那里租过房子。”我将事实和盘托出。

这时，叶丽从卧室出来，瞠目结舌地看着我，说：“能有这么巧吗？！”

“是啊，无巧不成书。”我感叹道，“想不想听我讲讲你母亲的事情。”

“你讲你讲。”富水毫不客气地坐在客厅的沙发上，从上衣兜里掏出一盒烟，抽出一支，犹豫起来。

“抽吧，没关系。”我把垃圾篓放到他跟前，与他并排坐下，慢条斯理地说起两年前的事情来。

那时，我在济沧日报社工作两年余，为了节省开销，于一年前搬到城西的一个村子里租住。济沧市本不大，又有公交车搭乘，出行还算方便。我租下的平房是个规规矩矩的民用房。一开始，主人并未露面，是个姓方的大爷和我谈的价钱。我当时只想找个僻静的住所落脚，并没有计较太多，便爽快地租了下来。房子内的家具十分考究，方大爷走之前再三叮嘱：无论如何不能毁了这些家具，不然他要挨说的。我完全可以理解，他不用多说我也晓得保护这些家具的重要性——保住了它们就等于保住了我的押金。等他走后，我立刻对房子的主人好奇起来。屋里的书桌和橱柜都已经上了结结实实的锁，只有屋门上贴的一副对联，对联上的字迹经过长时间的风吹日晒，已然模糊不清，就连那衬底的纸张也像秋日的花瓣一样褪了色。但是文字的轮廓一目了然，或许是源于写字的人遒劲有力的笔法。对联上写道：

人寿年丰福满，  
花香柳绿春浓。

从字迹上看来，主人是个颇有文化之人。可能是应了对联的验，福满了，所以举家搬去繁华的地方住，空房子拜托那位方大爷帮忙照看。庭院打理得还算整洁，其中想必有主人一多半功劳。院子里种了几棵石榴树，现在正值初秋，红彤彤的石榴像灯笼一样满满当当挂了一树。庭院西侧种了几排竹子，竹叶郁郁葱葱，一直蔓延到屋顶。爬山虎把南墙占领了，整面墙壁被粉刷成绿色，茂盛的枝叶你追我赶地涌向院外。

整栋房由四间屋子组成，最西侧是储物间，放一些家用工具和农收谷物，再往东依次是主卧、客厅和次卧。当然，农村对于主次

卧的区分没有城市那么严格。一般来说，长辈住的屋子即是主卧。主卧的优势在于烧火的灶膛经过炕下，一进冬天，炕是暖的。电视机一定也是摆在主卧里。屋内的陈设十分讲究，摆放的物件相得益彰。这些东西我是不敢乱动的，平时拿来用可以，但是每次用完总要归回原位。生怕自己鲁莽的行为玷污了主人的一番心思。

等方大爷交代完一些无足轻重的事情后，我便在此安顿了下来。

半年的时光，我独自享受着意外捕获的恬静。这段时间给了我许多灵感。慢慢的，孤独成了我的邻居，它时不时来敲打我的屋门，问我需不需要朋友，恰巧我也能欣然接受，于是沉溺于独处的快乐之中。谁料想，好景不长，春天到了，春风捎来了一位真正的邻居——房东太太。

一天下午，我正在院子里埋头观察那些植物的根茎是否发了新芽，厚重的铁门突然开了。方大爷迎面走来，奇怪地问：“小伙子，你蹲在那里干吗？”我打趣道：“找点新鲜的草吃，可惜没发芽。”方大爷被逗得开怀大笑，笑完又紧着脸说：“你起来，我跟你说件事。”我起身走过去。方大爷从上衣兜里掏出一盒软包装的中南海递给我，我推手拒绝，面带微笑地说：“我不会抽烟。”方大爷颇为吃惊，仿佛我这个年纪的人不会抽烟是件极为稀奇的事。或许在抽烟的人眼中，世界上的所有男人都应该多少会点儿似的。他自己随手掐出一根烟来，倒头在烟盒上磕了两下，掏出打火机点上。方大爷客气地问道：“在这里住着还习惯吗？”他的表情略显难为情。我急忙回答：“习惯，这么好的院子。”边说心里边犯嘀咕，难道要涨房租了吗？

房租自然不会涨，不但不会涨，还要降。降的原因倒不是租民房的人越来越少，而是我从主卧搬到了次卧，而整栋房子，也不

再归我一人所用。当时方大爷几近哀求地跟我说：“你觉得这里好就住着。不过呢，人家老太太也要搬回来，实在没辙，你要觉得方便，咱们就跟她商量商量，降降房租，住到次卧去。”他用的这个“咱们”让人十分捉摸不透。从一开始我就以为我和他并不是一头的，他代表的是雇主，而我的身份是租户，现如今他却用“我们”两个字来讨我的认同，叫我不得不提防起来。

无论如何，方大爷交代得已经够清楚了，而留给我的选择无非只有两个：一是留下来但不像以前那么自由，二是找个理由搬出去。我是一个讨厌搬家的人，倒不是因为搬家的辛苦，而是每换一个地方，总要花费很长时间去熟悉环境。至于怎么答应方大爷的要求，就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。为了明确自己的立场，我只有将以后所要面临的所有困境一一交代清楚。首先，次卧没有暖炉，到了冬天要受冻；其次，次卧的空间小了、家具少了；最后，房子是我整租下来的，现在却要 and 上了岁数的房东太太共用，那么我的多半权利都要被剥夺掉，行为也会受到限制。综上三条足以把房租砍下一半来，但是我并没有主动要求降多少，事实胜于雄辩。令我吃惊的是，方大爷把房租降了足足六成。这下可好，又轮到我不不好意思起来。我极力回绝道：“我挺感激您的，这么宅心仁厚，但是您这么做我只能搬出去住啦。我要真给你这么少，那我就太不会做人了。”

方大爷心有不悦地冲我说：“听你这话，怎么感觉我也不会做人呢？没关系，你就踏踏实实在这住着吧。这家老太太人不错，毛病不多，就是睡觉轻，如果太晚了就注意着点儿。”我连连称是，并且满心欢喜地将自己的行李搬到次卧去。

第二天，房东太太回来了。

房东太太的个子不高，身形消瘦，鹤发鸡皮，头上束一个老式

的带齿发卡。她的背佝偻着，像一支拐杖，着装是青灰色调，大概是上世纪的衣服。房东太太是个古怪的人，她的话不多，偶尔对我寒暄几句就算是施了恩惠，叫人兴奋得忘乎所以。想凑上前多聊几句时，她却又转身回了屋。平时我与她并不多见，三言两语、支零破碎的交谈都少有，倒不是怕谁误了谁的事，也并非作为邻居或者晚辈故意怠慢，只是彼此互不熟悉，又有着年龄上的差异，无从谈起。

我们俩唯一相同的嗜好就是各自在屋子里消磨时光。我有时闷了，就听听她在干什么，察觉不到动静，就独自在院子里走来走去，围着那些花草树木发呆。她的屋子我是不进的，在客厅遇到，躲不开了，就喊一声“奶奶好”。房东太太生活极其简朴，我有好几次在厨房看见一个大碗里盛着一半熬菜，不知吃了多少顿，碗边已经微微泛出黄油的干碴儿。我禁不住疑惑起来，她的生活似乎太过清贫，这和我之前的预想有着天壤之别，而且在这期间，也并未见过一儿半女前来看望，这更加使我惊讶不已。

因为之前已经和方大爷沟通好了，所以我每月都会把房租直接交给房东太太。收到房租的时候，她总要有礼貌地对我说一句“谢谢”，仿佛这钱并不是她应得的。而我则回敬一句“谢谢您”。

有几日，我回家探亲，房东太太依然把门留到很晚（农村的门在里面反锁，在外面是打不开的），实在等不到了才将门锁好，进屋睡觉。我猜那几天她肯定心神不宁，觉也没睡好过。等我回来，从方大爷那里得知这一情况，我赶紧跟房东太太道歉。她却毫无责怪我的意思。后来我从附近的市场上买了一大堆水果给房东太太送去，她是个执拗的人，再三推让，说一把年纪了，还吃这些东西干吗。我拗不过她，最后只好取了折中的办法，把水果放到厨房里，想吃就随便拿。虽然我清楚地知道她不会去动那些水果，但我相

信，这是一个好的开始。

我平时是不做饭的，但是为了能让房东太太吃上一些新鲜的蔬菜，我便经常往厨房里钻，等到感觉自己的厨艺拿得出手，就隔三差五地把炒的菜分一些给她端去。起先她是不愿意要的，时间久了，大概是怕我失望，便客气地收下。从那时起，她开始请我去她的屋子里做客，有好吃的点心也会拿出来叫我品尝，相互说的不再只是客套话，拉起家常来彼此也能感同身受。毕竟她是过来人，她的经历就是她的智慧，这是一个年轻人没法赶超的。但是对于过去她似乎不大愿意透露太多，仿佛那个时代给她留下的印象不堪回首。

而这正是我的好奇所在。还有关于她家先生的故事，她也从来只字不提。

## 二

有一天晚上，我听到房东太太的屋子里有哭声，声音断断续续，细微而且谨慎，像猫的脚步，又像初学二胡的人不敢发出声来，怕别人听了笑话，所以顿顿挫挫，十分小心。我打开门悄悄凑过去，侧耳倾听，似乎只有她一人。她为什么要哭呢？我轻轻敲了一下房门，门开了，房东太太手掌还在脸上抹着泪水，她平息一下情绪，说道：“怎么了？这么晚还不睡觉，明天不是要上班吗？”

我说：“我睡不着，上您这来坐一会儿。您怎么还不睡？”

房东太太将房门全部打开，把我让到里头坐下。她连鞋子都没脱就双腿盘坐在炕上，她的脊背依然弓着，双手自然地搭在膝盖上。在灯光的照耀下，房东太太显得格外安详，只是她脸上闪烁的泪痕教人心疼。兴许是想起了伤心的事情，所以禁不住哭了起来。

我是不好直接询问缘由的，那样不但会使房东太太更加伤心，而且会使原本尚存的勇气退缩回去。

在房东太太还没搬回来住之前，我对她的事情是有所耳闻的，但那些都是通过方大爷传达出的信息了解到的。虽然方大爷拿我当自己人看待，可是我对他的话总要细细琢磨一番，掺了假或者言过其实肯定不能全信。然而有一件事情我是可以确定的，那就是房东太太一共有过三次婚姻，而且每一次都刻骨铭心。

一开始，我们只说些舒畅的话，房东太太的脸上渐露笑容，她的笑容很容易就能分辨出真假。因为她不会掩饰，或者说不会勉强。我能看出，房东太太已经把刚才使她难过的事情抛在脑后了。没过几分钟，她突然皱着眉头，问：“你多大了？”我如实回答：“二十七岁。”房东太太深深地叹了口气，刚才还贴在脸上的笑容这会儿又被撕了下来，她惆怅地盯着地上严丝合缝的砖块，游离的眼神飘忽不定地从一块砖头移到另一块砖头上。我细声细语地问道：“怎么了？您是不是有心事？”我自然看不到房东太太内心的伤疤，但我能察觉到，她方才肯定在为自己的孩子痛哭流涕。

房东太太缓缓地抬起头来，表情变得平和，脸上的泪痕也已经消失不见。她慢条斯理地对我说：“我的儿子应该比你大不了几岁，只可惜啊，我是没有福气再见到他了。”

我眉头紧锁，毕恭毕敬地问道：“怎么，他不经常在您身边吗？”

“倒也不是，他要是不常在也算好的，可他从来就没在过。自打他八岁那年就已经不是我的儿子了。他只有爷爷和奶奶，就是没有爹和娘。”

我稍稍正了正身子，眼睛直直地钉在房东太太的身上。看样子她是想说点什么。我继续问道：“发生什么事了吗？您给我讲讲

吧，我不大明白您的意思。”

在她开口之前，她的一生就像一幅晦涩难懂的印象派画作，我眼前摆着的只是一堆色彩，然而她已经决定将这些色彩背后的隐义向我解释清楚。她大概从我懵懂而充满期待的眼神中看出了一些端倪，于是正襟危坐，准备将自己不平凡的大半生遭遇和盘托出，并且毫无保留地倾诉给一个偶然闯进她家院子的人。

房东太太生于1950年——新中国成立的第二年。那一年发生了很多事情，中国人民解放军展开剿匪战争、世界气象组织成立、中缅建交以及抗美援朝。每一个事件都让人印象深刻，然而农村的境况已经尘埃落定，人们从战争的恐慌中慢慢安定下来。唯一值得大家茶余饭后谈论的不过是些家长里短，虽算不上关乎生计的大事，但也能聊得不亦乐乎，并从中得到与众不同的兴致与乐趣。房东太太的出生在当时就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，邻居甚至纷纷前来一探究竟。

那天，窗外下着瓢泼大雨，房东太太刚刚落生。她的父亲一把将她从医生的怀里抢过来，他仔细地端详着自己的闺女，用他粗糙而坚硬的手掌在她稚嫩的脸上抚来抚去。幼小的生命在他强有力的胳膊上托着。一切都是崭新的，她舞动着手脚，像是要和这个世界来一个大大的拥抱。后来她的父亲又去摸她细嫩的小手，摸着摸着就感觉不对劲了，定睛一看，她的右手竟然多了一根小拇指，就像参天大树拦腰长了根树杈，极不协调。大家一片惊慌，问大夫这是怎么回事。大夫忙解释道：“跟我没关系，问我有什么用。”

当时，房东太太被十多个人疑神疑鬼地盯着，她觉得有趣，就兴奋地举起小手，她的家人脑门上顿时冒出了冷汗。既然没有好的解决方法，那么只有让它这样长着，等她岁数再大一点儿，叫医生做手术把第六根手指拿掉。

听到这里，我禁不住向房东太太的右手看去，明明是五根手指。她见我偷瞄了一眼，便笑着说：“手指头是没了，可惜没有做手术，是被人掰断的。”我惊愕地张着大嘴，头皮一阵发麻，仿佛那种钻心的疼痛忽然从我的手指上生出来，然后直冲我的大脑皮层。

这件可怕的事情发生在房东太太的第一次婚姻里。

1970年，房东太太嫁给了邻村姓赵的一户人家。赵家原本是名门望族，后来由于其地主成分，土地改革时期，房屋田地被没收了。起初，人们对他们家恨之入骨，时间久了，赵老爷慢慢地重新获得了大家的尊重。他带着妻儿老小下地干活，每天挣的工分总是最多的。再后来，他家也分到了一些土地，生活这才稍稍好转起来。房东太太嫁到赵家是她父亲的意思，她没有丝毫反抗的权利，只是她的丈夫赵一——赵老爷的儿子，天生是个懒惰的人，就像拉磨的驴子，必须有个人牵着或是拿鞭子在一旁时不时抽两下，否则就会趁机偷闲躲静。赵一打小过惯了好日子，那段经历是他变懒的根源。他不像赵老爷，一点都不识时务，只念着过去的快活日子，却不晓得过去无法再回来。

房东太太嫁过去以后，家里的境况便大有改善。她是个勤快的人，从操持家务到下地干活，样样出色。只可惜，三年过去了，她也没能给赵家添上一儿半女。赵一讽刺她说：“多根手指头，活儿比老爷们都能干，就是生孩子的时候用不上。”或许是碍于面子，房东太太很少出门，闲了就在家纳鞋底。炕头的老橱柜里存了满满当当一柜子。刚嫁过去的头两年，赵一闹得最凶，不顺心了就把火发到房东太太的身上，顺心了也要找她的麻烦。

赵一一直对自己没有儿女耿耿于怀，而这些一定是要归咎于房东太太的。他对她正颜厉色，在外人面前也毫不避讳。他说房东太

太是扫把星，娶了她是自己倒了八辈子的霉。面对赵一的辱骂，房东太太往往毫无辩解之力，只要说话就会挨一顿毒打。

日子渐渐溜走，人们似乎忘记了房东太太不能生育这件事。她自己早已习以为常，说便说，打便打。赵一终归是个懒人，后来他连房东太太都懒得打了，他对房东太太说：“打你我都嫌自己手疼。”但是每次想起这事，他总要语带讥讽地哭丧着脸嚷嚷：“我那可怜的儿啊，你在哪里呢？”

“文革”期间发生了两件事，一件事是赵老爷死掉了；另一件事是房东太太的父亲被斗了。赵老爷的死是自然现象，他早年享尽荣华富贵，而后受尽清贫疾苦，晚景虽差强人意，但也算是善终了。赵老爷闭眼之前，把赵一叫到身边，他告诫赵一：“以后不可以再吊儿郎当的了，如果再这样下去，非但受旁人鄙夷，就连自己的老婆都要瞧不起了。”赵一听不懂他爹的话，因为他并没有觉得自己是个无所事事的浪荡公子，况且现在都是穷人，谁也不比谁强多少。虽心里这样想，可他嘴上还是恭恭敬敬的，毕竟眼前寿终正寝的人是他自己的父亲。

房东太太痛心地向我形容道：“你别看他假模假式的，其实他就是想尽快把老爷子送走，自己主自己的事儿，没人再管他了。”

至于房东太太的父亲为何会被斗，她自己也不是十分清楚。她只记得，父亲胸前挂着木牌子，上面写着几个潦草的大字，然后就被带去游街了。然而到了这会儿，赵一的眼睛里又容不得沙子了。于是，他硬要房东太太证明自己没有问题，并且朝她就是一顿毒打。房东太太被这莫名的罪过惊出一身冷汗，她捂着脸，号啕着冲他的胸口撞了过去。赵一被顶翻在地，他捂着屁股骂她“疯婆子”。房东太太也不甘示弱，回了句，“赵一你混蛋。”

“我怎么混蛋了？”赵一火冒三丈地说。

“那你证明你自己不是混蛋我瞧瞧。”

### 三

赵一是个赌徒。牌九、麻将、老牌和扑克，没有一样是他不会的，而且什么局他都凑。有一天，他从外面打麻将回来，见家里有一帮老太太正在斗老牌，他硬是接替了母亲的位置继续耍起来。赵一说起话来，舌头滑溜溜的，像泥鳅。男人们都羡慕他，因为他天生有一副上好的口舌，能够勾住别人的心。虽然他说的并非是大道理（甚至称不上道理，而是些为了增添乐趣的插科打诨），但就是有人愿意听，不止听，还要学，学会了回家在自己的老婆孩子身上用，逗他们笑，让他们佩服。

活在上世，千万听不得好话，因为好话听多了就容易信以为真。赵一就是这样的人，虽然村里人没有明着夸过他，但是看他们眼神就已经一目了然了。他把别人逗开心了，自己从中获得满足感，这本来就是双赢的事情。

赵一每次赌博嗓门儿都扯得高高的，他是焦点嘛，就是输了钱嗓门儿也要高，只有这样气氛才会好，气氛好了，输点钱也就不算什么。有一天傍晚，村东头的李铁球早早地吃完饭，骑着自行车飞奔到赵一家，提前把他约了。李铁球说，请赵一比请神还难。赵一听心里美滋滋的，随便填两口吃的就随李铁球出了门。

这天晚上，赵一的手气一直不顺，把把输，偶尔胡一把，赢的钱还不够填账眼儿的。越输，赵一心里越搓火，嗓门儿也越高。放在平时，大家也就当个乐呵儿，可今天偏偏有村长在，村长可受不了他的嗓门儿，说跟母驴叫唤似的，烦死了。赵一起初没当回事，开玩笑嘛，麻将桌上常有的。后来村长实在受不了了，叫他出去喊，赵一刚刚在庄上输了钱，被村长的话一激，心里的怒火立马着

了。他起身拍了下桌子，怒气冲冲地对村长骂道：“你他妈就是一个村长，管天管地管不着我拉屎放屁，我喊怎么了。”村长自然不能退缩，他冲赵一骂道：“你别在这穷嚷嚷，手气不好你赖谁，给谁甩脸子看。说你两句你急什么，急就能生出儿子来吗？”

赵一一听，气不打一处来，他把桌子掀了，朝村长身上扑过去，旁边几个人费尽九牛二虎之力，才将二人拉开。赵一的嘴里依然喋喋不休地骂着，村长则嘴唇紧闭，不屑一顾地斜眼瞅着他。村长平日里看不上赵一是人尽皆知的事，至于原因，大家也都心知肚明，是因为赵一游手好闲、不务正业吗？不单单是。要说游手好闲，不止他一人这样，为什么村长偏偏瞧不上他呢？这又要扯到陈年旧账上去。当时赵一才十多岁，暑假刚刚来临，他带着一群孩子到地里撒野，糟蹋了村长家的稻谷，村长牵着大狼狗去吓唬他们，他又用砖头把村长家的大狼狗拍傻了，于是两人暗地里结了梁子。

为了化解二人的怨恨，李铁球吩咐自己的老婆，去炒两盘菜。他把藏在衣柜里的老白干掏出来，将赵一和村长拽上桌，和事佬一般地说道：“本来也没什么，往日无仇近日无怨的，打着打着麻将就打起架来，这要传出去多不好听。”村长纠正他说：“我看谁敢传出去啊。”李铁球连忙认错，并且跟自己的老婆反复交代：“不可以把今天的事说出去，否则就收拾你。”李铁球的老婆气呼呼地冲他直翻白眼。

赵一见村长态度有所好转，他便借坡下驴，首先承认错误。碍于李铁球在场，村长不好意思再和赵一计较。酒到微醉，几个人已经前言不搭后语，赵一重新接着方才村长语带讥讽的话自嘲道：“我真是上辈子作了孽，娶了个没有能耐的媳妇，想要孩子都要不上。”

“生不了孩子咋啦？抱养一个不得了。”李铁球好心开导。